

季羨林谈人生哲学之道： 走运时不得意，倒霉时不丧气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决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老子的“福”就是走运，他的“祸”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两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两者之间成正比。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

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

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

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了解了这一番道理之后，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理解祸福的辩

证关系：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内容摘自季羨林著作《季羨林谈人生》（完）

凤凰资讯



马召开特别国会讨论严重水灾 朝野阵营互相指责掀骂战

（吉隆坡综合讯）马来西亚昨天为讨论去年的严重水灾而召开的特别国会，成为朝野阵营互相指责的骂战。首相伊斯迈沙比里指雪兰莪希盟政府救灾不力，是导致雪州成为灾情最严重州属的原因之一。希盟则指雪州出现水灾后，联邦政府并未及时救灾。

伊斯迈沙比里昨天告诉国会，一些灾难管理相关机构掉以轻心，无视气象局天气预警，认为季风引发的水灾只会发生在半岛东岸，这是导致去年12月18日雪兰莪大水灾和救灾行动迟缓的原因。他表示，雪州政府救灾不力，导致他被迫领导雪州的救灾工作。他当时主持多项会议了解最新灾情，以及寻求方案解决当务之急。“按理说不该由我来主持……各州理应有相关委员会。”他的答复引起反对党议员不满。国家诚信党雪兰莪沙亚南区国会议员卡立沙末当时起立反问：“谁该主持会议，是（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长）诺奥玛吗？”

权责混乱影响雪州
救灾

反对党认为，各州安全委员会原本由州务大臣或州首长担任主席，但依斯迈沙比里去年11月委任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诺奥玛取代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出任雪州安全委员会主席，造成权责混乱而影响雪州救灾效率。

阿米鲁丁去年12月21日表示，他并非主席，因此无权调动军警与消防员等单位援助灾民。不过，诺奥玛次日反驳阿米鲁丁的说法。诺奥玛说，他只是雪州安全理事会属下的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米鲁丁仍是雪州安全理事会属下的天灾委员会主席。诺奥玛指阿米鲁丁其实仍有权调动军警与消防员救灾。

此外，伊斯迈沙比里昨天也指一些水灾灾区见不到反对党议员赈灾，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则反击：“一些部长在水灾期间也不见踪影，还有人前往朝圣。”希盟也指伊斯迈沙比里指巡视雪州灾区时，并未事先通知当地希盟国州议员，也不让希盟议员随行或汇报。

马国去年12月17日发生严重水灾，造成至少55

人死亡。这是2014年以来灾情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水灾。这次的灾民人数在12月23日达6.1万，当局一度开放超过400个临时收容中心。当时，西马11州中有八州传出灾情，其中雪兰莪及彭亨最严重。

第一波水患还没完全消除，西马去年12月30日又开始连日大雨，并在今年元旦引发第二波水灾。这次灾区转至彭亨、登嘉楼、森美兰、马六甲与柔佛等西马五州，以及东马的沙巴。受灾地区的灾情在1月5日之后才逐渐改善。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调查，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介于53亿至65亿令吉（约17亿至21亿新元）。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重灾区雪兰莪。

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昨天告诉国会，这次水灾造成马国经济产值减少40亿至80亿令吉。但他说，政府仍预计今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在3%至4%之间。（完）

联合早报